

风雨共伞时

陈汉莉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我来到她身边时,岁月的风霜漂洗了她昔日的容颜,但眉梢眼角依然有历经时间沉淀下来的贞静,和到了祖母这个年纪特有的慈蔼。

一年后,她的辈分由祖母上升一级,成为太奶奶。我想她是欢喜的。

她的慈蔼与欢喜就更付诸行动:她常常要穿过一条川流不息的大街,带着兜满围裙的小零食来看她的曾孙女——我的女儿,或是转过街角到一所幼儿园的窗口去张望那个小人儿。小孙女慢慢长大了,上了小学,后来又上了初中、高中,慢慢地就远离她的视线。而她也似乎早已淡忘了那可可爱的小孙女。

后来的后来,她开始常常走失,忘了时间,忘了亲人,忘了来时去时的路,一次次迷失在离家不远的街头。然而,因为她的年纪,因为她那张历经风霜的脸,曾为她烙下的那些风雨印记,好心人一次次将她送回了家。

她的子女为减轻因她的健忘而给家人带来的困扰,就在她的胸前挂了一个小小的胸牌,上书:“我母亲,蔡氏,九十一岁,家住**小区,请好心人联系某某某(后面是一个手机号码)。”据说,怕她弄丢,还做了好几个同样的胸牌。那时,我才知道她娘家的姓氏。

她的忘性日益加重,忘记了所有的世故纷争,与所有的往事纠葛。但她却未能忘记,和他一起在临街的小巷口摆摊补雨伞、数十载风里雨里相濡以沫的日子,亦未能忘记,那年八十三岁的他,于一个夜晚长眠不醒。

他走后,她没有悲伤。却时常一个人念叨:“要是两个人在一起说说话,该有多好啊!”

后来我才发现,那些年,她一次次的出走,竟都是为寻找当年她和他一起摆摊的那个巷口。虽然那离她的住处仅仅两百米的距离,因为城镇的变迁,而她始终困扰着她晚年被禁锢的记忆。但她依然执着于预演一个人对尘世的最后告别——她安静地以自己的方式来与昔日的街坊邻居相见,再一一告别。

最后的离别终于到来——九十三岁那年,她无疾而终。她走的时候极为安详,无牵无挂。她的心愿已达到:她终于可以和他在一起了,终于可以和他说说话了。

关于她的故事,关于这些往事,是我在加入这个家庭后的二十多年的时光里,作为她的长孙媳妇,从她的子女——亲戚长辈的感叹以及家人无意间流露的只言片语中,一点点慢慢梳理连接起来。

她的娘家在一个叫蔡家厝的地方,一个蔡姓聚居的小村落。她年轻的时候面容秀雅,性情温和。她的男人,虽脾气倔强,却为人刚正、硬气。他出身贫寒,他的父亲在他十岁的时候就去

世,母亲带着幼小的弟弟改嫁,扔下他一个人独自生活,孤苦无依。他十二三岁就开始当学徒,给师傅洗衣、扫地、倒痰盂,甚至带孩子,下地干活,风里来雨里去,还常常要挨师傅师娘的责骂。

慢慢地也熬到了当年他师傅的那个年纪,生活也总算慢慢地开始好转了起来。他们养育了四个子女,带了几个徒弟,收留了几个亲戚一起做油纸伞讨生活。他制作的油纸伞牢固美观,畅销浙闽交界,在业界也算小有名气。

他用一把油纸伞撑起了一个家,希望能帮她的娘家也撑起一把。她娘家的小弟在十五六岁的年纪送到姐姐姐夫身边来学制伞。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72道工序,工艺极其繁琐复杂,而每道工序的用料和用力都极其讲究。这些,做姐夫的都一一手把手地教会了他。

小弟不仅学会了穿边线、贴边纸、糊伞面、修伞边,也学会了涂桐油、做伞帽。他了解了整个制伞业的行情,如伞骨、斗柄选自瑞安隆洋底的基地,棉纸来自遂昌县老字号王元纪纸号,桐漆则购于文成珊溪。他还知道,有了这些优质原料,还要有精湛的加工工艺,如伞顶选铜质材料,糊伞面的纱线,穿伞斗的头发丝都有很多的讲究。他懂得了老平阳俚语所说的“锯板两头夺,油漆不用学,做伞最顶门”。

那时节,平阳油纸伞名扬天下,油纸花伞常作为馈赠亲友的礼物。在货款两清之后,往往还有一道工序:代客刻字。应客户的要求,一般自用的要在伞柄上刻上顾客的姓名或年月,送人的则要刻上祝福语,如:“伞荫平安”“流水生财”“风雨共伞”之类。蔡小弟年轻有文化,心思也缜密,于是这道工序就从姐夫手里转由他来代劳,记得那时他镌刻最多的祝福是:“风雨共伞”。

“晴遮炎日阴遮雨,好送行云伴客装”,一把小小油纸伞,曾给那时老平阳多少家庭带来生活的希望,但它的兴衰起落也给多少家庭带了阴郁与烦忧。

那是一个人性被扭曲了的时代,人心慢慢开始不平静,甚至开始变得疯狂。蔡小弟以工人阶级的“大义灭亲”,那些所谓的“揭发”和“控诉”,姐夫一夜



之间就被打成了“苦大仇深”的剥削阶级,他戴上小弟给他安上的“资本家”的帽子,被批斗,被唾弃,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姐夫辛劳了一辈子所建立的小作坊也被解散,作坊的资产被合并到了县里的生产合作社。

命运的庇荫,有时难免让人产生幻觉,觉得自己在很多事上拥有豁免权。年轻的蔡小弟意气风发,犹如受到了命运的眷顾:他当上了合作社的头头,专门负责生产油纸伞,成了风光无限的“公家人”。

但是,事实证明,神灵对万物所持的态度是公正的,人的贪欲越强,幸运之星降临的机会却往往适得其反。仅仅一年后,风头正劲的蔡小弟突发恶疾,不久便不治身亡。而时年二十二岁的他,尚未成家。

就在他辗转病榻之间,姐姐一次次来看护被病魔缠身的他。而那鼻咽间的疾患,让他痛苦不堪,生不如死。面对至亲的姐姐,当她亲手喂他以汤药,他只死死咬紧牙关,直至一口咬断了为他喂食的调羹。他那痉挛颤抖的唇舌间隐藏着再也吐不出一个字眼的痛。

当油纸伞上的雨滴一一甩落,时间就过去了四十多年,就有了文章开篇时的情景——有我见证的那段时光,两位老人都已年过古稀,守在一个小小的摊位前,把曾经熟练的制伞工艺分解到这琐碎的修修补补之中。

他们依然生活在伞下,生活简单而充实:老祖父从一个精制油纸伞的工匠转身成为一位修补雨具的老师傅,依然把毛竹做伞骨的标格,挺住了风雨中的老骨头。老祖母则从繁杂的家务中腾出手来接过了针线活,一针一针地密密织补着生活的缝隙。经了她那一双青筋暴露的手,风,吹不进,雨,漏不过。

那日,走在老街的石板路上,阳光悄无声息,一把把色彩斑斓的油纸伞在青石板上投以斑驳的伞影,一脚踏上去,我却看到了一场时间与风雨的较量……

异彩纷呈元宵节

林洪海

元宵节是中华民族最富有诗意的节日,人们在元宵节看花灯、舞龙灯、猜灯谜……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故事。

古代少女平时不出闺门,但在元宵节是个例外,女孩子尽可以大大方方走出家门挤进人流观花灯、看演出。北宋时从十四到十六三天,元宵禁,通宵歌舞,盛况空前。这正是年轻人蜜约幽会,谈情说爱的好机会。

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和情感,描写一对男女在元宵节之夜相识相恋相约的爱情故事,表达了男女之间的那种凄怨缠绵而又刻骨铭心的相思,情调清丽深婉,隽永含蓄,读来不免让人心生怅惘。

明末李翠微,写了一首《正宫·山渔灯犯·元宵夜曲》颇有名气:“灯如昼,人如蚁,总为赏元宵,装点出锦绣天地。抵多少闹嚷嚷笙歌喧沸。试问今夕是何夕?这相逢忒煞奇,轻轻说与他,笑声要低。虽则是幻影堪遮掩,也要虑容光惹是非。爱煞你,果然倾城婉丽。玉芙蓉,害相思,经今日久,甫得效于飞。”此曲描述了一对有情人元宵节甜蜜幽会的情景。特别是那位女子表现得勇敢、大胆和婉丽。据考证,李翠微是陕西西米脂人,系“闯王”李自成的女儿,这更给元宵节增添了一种神奇浪漫的色彩。

元宵节又叫花灯节,自然就少不了灯联。有这样一个故事,明永乐年间,有个穷秀才,因为巧对了一副对联而飞黄腾达。

明成祖朱棣,在某个元宵节心血来潮,便乔装出城私访。在离城不远的乡村,偶遇一位落魄的穷秀才,两人相谈甚欢。朱棣有意考考秀才的才情,便借灯节之名,出一上联,其联云:灯明明月,灯月长明,大明一统。

秀才稍加思索,即对出下联:君乐乐,君民同乐,永乐万年。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秀才这副“拍马联”可谓对得恰到好处。联中巧妙地将明成祖的年号“永乐”嵌入联中,一语双关。不用说,此联使朱棣龙颜大悦,当即赐了落魄秀才个进士出身。

更有名的是,王安石妙对下联得娇妻的故事。年轻的王安石赴京赶考,元宵节路过某地,见一大户人家,高挂走马灯,征对招亲。上联是:“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石一时对答不出,便默记心中。到了京城,考题正好是:“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要求对上联。王安石即以招亲联对出,并被取为进士。归乡路过那户人家,见招亲联仍无人对出,他便又以主考官的出联回对,被招为快婿。一副巧合对联,竟成就了王安石“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两大喜事。

自古以来,元宵节就有“团圆美满”的寓意。汉武帝的宠臣东方朔善良又风趣。有一年冬天在御花园赏梅遇到一个宫女因思念家人却无缘得见而准备投井,东方朔非常同情,决定帮助她。东方朔在城里摆摊占卜,所有人问卦结果都是正月十六火焚身,长安城大恐慌。汉武帝向东方朔请教,东方朔出主意:火神爱吃汤圆,传令京都家家都做汤圆,一齐敬奉火神君。再传谕臣民一起在十五晚上挂灯,满城点鞭炮、放烟火,好像满城大火,这样就可以瞒过玉帝了。到了正月十五日长安城里张灯结彩,游人熙来攘往,热闹非凡。宫女元宵的父母也带着妹妹进城观灯。当他们看到写有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惊喜的高喊:元宵!元宵。元宵听到喊声,终于和家里的亲人团聚了。

岁月悠悠,历朝历代都留下了很多跟元宵有关的风雅故事,将中国的元宵气氛渲染得精美绝伦、淋漓尽致。当我们欣赏着这交相辉映的花灯,置身于浓浓的节日氛围里,倍感生活的温馨与美好。

公益广告

全民阅读 书香社会

在书海中航行,成长的足迹里,浸润着翰墨诗书的清香。

苍南县融媒体中心 宣

创作